

ZHI QU SHENG CHEN GANG

智取生辰纲



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

智取生辰纲

水浒故事选(五)

施耐庵原著

余鹤仙节选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叙述了宋朝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世杰，为了给他的岳父——太师蔡京生日送礼，搜括了千万贯的钱财和珠宝，叫人押送到东京去，当时有七个好汉听到这消息，认为是不义之财，因而想出了计策，在半路上取走了这批财物。书中难懂的字句加了注释。

中国古典名著丛书

前 言

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矛盾和斗争。

赤日炎炎似火烧，
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
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是白胜扮作卖酒的，在黄泥岗上唱的一首山歌，就是封建社会的一幅鲜明的画面。

你看那大名府的梁世杰，给他的丈人太师蔡京送一次寿礼，就是十一担金珠宝贝，全是民脂民膏。农民在无法担负的沉重的剥削下，多么希望能改变一下现状，这在吴用说三阮取生辰纲这段故事里作了生动的描写，吴用说出了这件事后，“阮小七跳起来道：‘一世的指望，今日还了愿心。正是搔着我痒处！我们几时去？’”

拦路抢劫的是“强盗”，抢劫的是送给当朝太师的寿礼，这更不得了，是犯了“弥天大罪”。但是我们站在当时的农民一边来看这件事情，就完全不同了。象梁世杰这样的贪官污吏，一批残酷剥削农民的地主，才是真正的强盗，他们贪得无厌地抢

劫了千家万户农民的劳动果实。智取生辰纲，只是从他们手里夺回一点农民的劳动果实而已。这一点，刘唐说得清楚：“小弟想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是啊，取不义之财，何罪之有？不但无罪，而且是一种正义的行动。

正义的行动，还需有巧妙的安排和一行八人的齐心合力，才能取得成功。杨志虽然武艺高强，而且死心塌地为梁世杰卖命，但是他手下的一些军汉，受苦受累，还常常挨杨志的鞭子，谁愿意出力？可以这样来设想，如果晁盖、吴用他们智取不成，只得力取，那些军汉一哄而散，只剩下杨志一个人对阵，那十一担生辰纲也是要落到晁盖、吴用他们的手里去的。

鲁 兵

—

却说山东济州郛城县新到任一个知县，姓时，名文彬。当日升厅，公座左右两边排着公吏人等。知县随即叫唤尉司捕盗官员并两个巡捕都头。本县尉司管下有两个都头：一个唤做步兵都头，一个唤做马兵都头。这马兵都头管着二十匹坐马弓手，二十个土兵；那步兵都头管着二十个使枪的头目，二十个土兵。这马兵都头姓朱，名全：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须髯，长一尺五寸；面如重枣，目若朗星，似关云长模样；满县人都称他做“美髯公”。原是本处富户，只因他仗义疏财，结识江湖上好汉，学得一身好武艺。那步兵都头姓雷，名横：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胡须；为他膂力过人，能跳三二丈阔涧，满县人都称他做“插翅虎”。原是本县打铁匠人出身；后来开张碓房，杀牛放赌；虽然仗义，只有些心地褊窄；也学得一身好武艺。

那朱全、雷横两个专管擒拿贼盗。当日，知县呼唤两个上厅来，声了喏，取台旨。知县道：“我自到任以来，闻知本府济州管下所属水乡梁山泊贼盗，聚众打劫，拒敌官军。亦恐各乡村盗贼猖狂，小人甚多。今唤你等两个，休辞辛苦，与我将带本管土兵人等，一个出西门，一个出东门，分投巡捕。若有贼

1

人，随即剿获申解。不可扰动乡民。体知东溪村山上有株大红叶树，别处皆无。你们众人采几片来县里呈纳，方表你们曾巡到那里。若无红叶，便是汝等虚妄，定行责罚不恕。”两个都头领了台旨，各自回归，点了本管土兵，分投自去巡察。

不说朱全引入西门，自去巡捕。只说雷横当晚引了二十个土兵，出东门绕村巡察，遍地里走了一遭，回到东溪村山上，众人采了那红叶，就下村来。行不到三二里，早到灵官庙前，见殿门不关。雷横道：“这殿里又没有庙祝^①，殿门不关，莫不有歹人在里面么？我们直入去看一看！”众人拿着火一齐照将入来。只见供桌上赤条条地睡着一个大汉。天道又热，那汉子把些破衣裳团做一块作枕头枕在项下，鼾的沉睡着了在供桌上。雷横看了道：“好怪，好怪！知县相公忒神明！原来这东溪村真个有贼！”大喝一声。那汉却待要挣扎，被二十个土兵一齐向前，把那汉子一条索绑了，押出庙门，投一个保正庄上来。

原来那东溪村保正姓晁，名盖，祖是本县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资助他起身；最爱刺枪使棒，亦自身强力壮，不娶妻室，终日只是打熬筋骨。郓城县管下东门外有两个村坊：一个东溪村，一个西溪村；只隔着一条大溪。当初这西溪村有座青石宝塔。一次晁盖从溪里走将过去，把青石宝塔独自夺了过来，东溪边放下。因此，人皆称他

① 庙祝——寺庙里的工人，也叫香伙。

做“托塔天王”。晁盖独霸在那村坊，江湖都闻他名字。

那早雷横并土兵押着那汉来到庄前敲门。庄里庄客闻知，报与保正。此时晁盖未起。听得报是雷都头到来，慌忙叫开门。庄客开得庄门，众土兵先把那汉子吊在门房里。雷横自引了十数个为头的入到草堂上坐下。晁盖起来接待，动问道：“都头有甚公干到这里？”雷横答道：“奉知县相公钧旨，着我与朱仝两个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乡村各处巡捕贼盗，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径到贵庄暂息。有惊保正安寝。”晁盖道：“这个何妨！”一面叫庄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汤来吃。晁盖动问道：“敝庄曾拿得个把小贼么？”雷横道：“却才前面灵官殿上有个大汉睡着在那里。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一定是醉了，就便睡着。我们把索子缚绑了，本待便解去县里见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后父母官问时，保正也好答应。见今吊在贵庄门房里。”晁盖听了，记在心，称谢道：“多亏都头见报。”少刻，庄客捧出盘馔酒食。晁盖说道：“此间不好说话，不如去后厅轩下少坐。”便叫庄客里面点起灯烛，请都头到里面酌杯。晁盖坐了主位，雷横坐了客席。两个坐定，庄客铺下果品按酒菜蔬盘馔，庄客一面筛酒。晁盖又叫置酒与土兵众人吃。庄客请众人，都引去廊下客位里管待，大盘肉，大碗酒，只管叫众人吃。

晁盖一头相待雷横饮酒，一面自肚里寻思：“村中有甚小贼吃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谁。”相陪吃了五七杯酒，便叫家里一个主管出来，“陪奉都头坐一坐，我去净了手便来。”那主管陪侍着雷横吃酒。晁盖却去里面拿了个灯笼，径来门楼下

看时，士兵都去吃酒，没一个在外面。晁盖便问看门的庄客：“都头拿的贼吊在那里？”庄客道：“在门房里关着。”晁盖去推开门，打一看时，只见高高吊起那汉子在里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两条黑魆魆毛腿，赤着一双脚。晁盖把灯照那人脸时，紫黑阔脸，鬓边一搭朱砂记，上面生一片黑黄毛。晁盖便问道：“汉子，你是那里人？我村中不曾见有你。”那汉道：“小人是远乡客人，来这里投奔一个人，却把我拿来做贼。我须有分辩处。”晁盖道：“你来我这村中投奔谁？”那汉道：“我来这村中投奔一个好汉。”晁盖道：“这好汉叫做甚么？”那汉道：“他唤做晁保正。”晁盖道：“你却寻他有甚勾当？”那汉道：“他是天下闻名的义士好汉，如今我有一套富贵，要与他说明，因此而来。”晁盖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认我做娘舅之亲。少刻我送雷都头那人出来时，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认你做外甥。只说四五岁离了这里，今番来寻阿舅，因此不认得。”那汉道：“若得如此救护，深感厚恩。义士提携则个！”

当时晁盖提了灯笼自出房来，仍旧把门拽上，急入后厅来见雷横，说道：“甚是慢客！”雷横道：“多多相扰，理甚不当！”两个又吃了数杯酒，只见窗子外射入天光来。雷横道：“东方动了，小人告退，好去县中画卯①。”晁盖道：“都头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敝村公干，千万来走一遭。”雷横道：“却得再来拜望，请保正免送。”晁盖道：“却罢，也送到庄门口。”

① 画卯——卯时上班签到，酉时下班签退，叫做画卯、画酉。

两个同走出来。那伙士兵众人都得了酒食，吃得饱了，各自拿了枪棒，便去门房里解了那汉，背剪缚着，带出门外。晁盖见了，说道：“好条大汉！”雷横道：“这厮便是灵官殿里捉的贼。”说犹未了，只见那汉叫一声：“阿舅！救我则个！”晁盖假意看他一看，喝问道：“兀的这厮不是王小三么？”那汉道：“我便是。阿舅救我！”众人吃了一惊。雷横便问晁盖道：“这人是谁？如何却认得保正？”晁盖道：“原来是我外甥王小三。这厮如何在庙里歇？乃是家姐的孩儿，从小在这里过活，四五岁时随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数年。这厮十四五岁又来走了一遭，跟个本京客人来这里贩卖，向后再不曾见面。多听得人说这厮不成器，如何却在这里？小可本也认他不得，为他鬓边有这一搭朱砂记，因此影影认得。”

晁盖喝道：“小三！你如何不径来见我，却去村中做贼？”那汉叫道：“阿舅！我不曾做贼！”晁盖喝道：“你既不做贼，如何拿你在这里？”夺过士兵手里棍棒，劈头劈脸便打。雷横并众人劝道：“且不要打，听他说。”那汉道：“阿舅息怒，且听我说，自从十四五岁时来走了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吃了一杯酒，不敢来见阿舅，权去庙里睡得醒了却来寻阿舅。不想被他们不问事由，将我拿了。却不曾做贼！”晁盖拿起棍来又要打，口里骂道：“畜生！你却不径来见我，且在路上贪嗜这口黄汤！我家中没得与你吃？辱没杀人！”雷横劝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曾做贼。我们见他偌大一条大汉，在庙里睡得跷蹊①；

① 跷蹊——奇怪、不妥、使人诧异、其中有问题等意思。

亦且面生，又不认得；因此设疑，捉了他来这里。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不拿他。”唤土兵：“快解了绑缚的索子，放还保正。”众土兵登时解了那汉。雷横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是得罪！小人们回去。”晁盖道：“都头且住！请入小庄，再有话说。”

雷横放了那汉，一齐再入草堂里来。晁盖取出十两花银，送与雷横，说道：“都头，休嫌轻微，望赐笑留！”雷横道：“不当如此！”晁盖道：“若是不肯收受时，便是怪小人。”雷横道：“既是保正厚意，权且收受。改日却得报答。”晁盖叫那汉拜谢了雷横。晁盖又取些银两赏了众土兵，再送出庄门外。雷横相别了，引着土兵自去。

晁盖却同那汉到后轩下，取几件衣裳，与他换了；取顶头巾，与他戴了；便问那汉姓甚名谁，何处人氏。那汉道：“小人姓刘，名唐，祖贯东潞州人氏；因这鬓边有这搭朱砂记，人都唤小人做‘赤发鬼’。特地送一套富贵来与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庙里，不想被这厮们捉住，绑缚了来。今日幸得在此。哥哥坐定，受刘唐四拜。”拜罢，晁盖道：“你且说送一套富贵与我，见在何处？”刘唐道：“小人自幼飘荡江湖，多走途路，专好结识好汉。往往多闻哥哥大名，不期有缘得遇。曾见山东、河北做私商的多曾来投奔哥哥，因此，刘唐敢说这话。这里别无外人，方可倾心吐胆对哥哥说。”晁盖道：“这里都是我心腹人，但说不妨。”

刘唐道：“小弟打听得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玩器等物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去年也曾

送十万贯金珠宝贝，来到半路里，不知被谁人打劫了，至今也无捉处。今年又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早晚安排起程，要赶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便可商议个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闻知哥哥大名，是个真男子，武艺过人。小弟不才，颇也学得本事，休道三五个汉子，便是一二千军马队中，拿条枪，也不惧他。倘蒙哥哥不弃时，情愿相助一臂。不知哥哥心内如何？”晁盖道：“壮哉！且再计较。你既来这里，想你吃了些艰辛，且去客房里将息少歇。待我从长商议，来日说话。”晁盖叫庄客引刘唐廊下客房里歇息。庄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干事了。

且说刘唐在房里寻思道：“我着甚来由苦恼这遭？多亏晁盖完成，解脱了这件事。只叵耐雷横那厮平白地要陷我做贼，把我吊这一夜！想那厮去未远，我不如拿了条棒赶上去，齐打翻了那厮们，却夺回那银子送还晁盖，也出一口恶气。此计大妙！”刘唐便出房门，去枪架上拿了一条朴刀，便出庄门，大踏步投南赶来；此时天色已明，却早望见雷横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将去。刘唐赶上来大喝一声：“兀那都头不要走！”雷横吃了一惊。回过头来，见是刘唐拈着朴刀赶来。雷横慌忙去土兵手里夺条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厮赶将来做甚么？”刘唐道：“你晓事的，留下那十两银子还了我，我便饶了你！”雷横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结果了你这厮性命！划地① 问我取银子！”刘唐道：“我须不是贼，

① 划(chàn)地——反而、一味地、忽然、平白、无端等意思。

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骗我阿舅十两银子！是会的①，将来还我，佛眼相看！你若不还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横大怒，指着刘唐大骂道：“辱门败户的谎贼！怎敢无礼！”刘唐道：“你那诈害百姓的腌臢泼才！怎敢骂我！”雷横又骂道：“贼头贼脸贼骨头！必然要连累晁盖！你这等贼心贼肝，我行② 须使不得！”刘唐大怒道：“我来和你见个输赢！”拈着朴刀，直奔雷横。雷横见刘唐赶上来，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来迎。两个就大路上厮并了五十余合，不分胜败。

众土兵见雷横赢刘唐不得，却待都要一齐上并他，只见侧首篱门开处，一个人掣两条铜链，叫道：“你们两个好汉且不要斗！我看了多时，权且歇一歇，我有话说。”便把铜链就中一隔。两个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来，立住了脚。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銻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祖贯本乡人氏。

当时吴用手提铜链，指着刘唐，叫道：“那汉且住！你因甚和都头争执？”刘唐光着眼看吴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横便道：“教授不知：这厮夜来赤条条地睡在灵官殿里，被我们拿了这厮，带到晁保正庄上，原来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保正请我们吃了酒，送些礼物与我，这厮瞞了

① 会的——这里的意思犹如说识相的、懂事的。

② 我行——我面前、我处、冲着我。

他阿舅，直赶到这里问我取。你道这厮大胆么？”

吴用寻思道：“晁盖我都是自幼结交；但有些事，便和我商议计较。他的亲眷相识，我都知道，不曾见有这个外甥。亦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跷蹊。我且劝开了这场闹，却再问他。”

吴用便道：“大汉休执迷。你的母舅与我至交，又和这都头亦过得好。他便送些人情与这都头，你却来讨了，也须坏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与你母舅说。”刘唐道：“秀才，你不省得！这个不是我阿舅甘心与他，他诈取了我阿舅的银两！若是不还我，誓不回去！”雷横道：“只除是保正自来取，便还他！却不还你！”刘唐道：“你冤屈人做贼，诈了银子，怎的不还？”雷横道：“不是你的银子！不还！不还！”刘唐道：“你不还，只除问得我手里朴刀肯便罢！”吴用又劝：“你两个斗了半日，又没输赢，只管斗到几时是了？”刘唐道：“他不还我银子，直和他拚个你死我活便罢！”雷横大怒道：“我若怕你，添个土兵来并你，也不算好汉！我自好歹搠翻你便罢！”刘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赶上来。这边雷横便指手画脚也赶拢来。两个又要厮并。这吴用横身在里面劝，那里劝得住？刘唐拈着朴刀，只待钻将过来。雷横口里千贼万贼价骂，挺朴刀正待要斗。只见众土兵指道：“保正来了！”

刘唐回身看时，只见晁盖披着衣裳，前襟摊开，从大路上赶来，大喝道：“畜生不得无礼！”那吴用大笑道：“须是保正自来，方才劝得这场闹。”晁盖赶得气喘，问道：“怎的赶来这里斗朴刀？”雷横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赶来问我取银子。小人



道：‘不还你，我自送还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斗了五十合。教授解劝在此。”晁盖道：“这畜生！小人并不知道。都头看小人之面，请回，自当改日登门陪话。”雷横道：“小人也知那厮胡为，不与他一般见识。又劳保正远出。”作别自去。不在话下。

且说吴用对晁盖说道：“不是保正自来，几乎做出一场大事。这个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艺！小生在篱笆里看了，这个有名惯使朴刀的雷都头也敌不过，只办得架隔遮拦。若再斗几合，雷横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生慌忙出来间隔了。这个令甥从何而来？往常时，庄上不曾见有。”晁盖道：“却待正要来请先生到敝庄商议句话。正欲使人来，只是不见了他；枪架上朴刀又没了。只见牧童报说：‘一个大汉拿条朴刀望南一直赶去。’我慌忙随后追得来，早是得教授谏劝住了。请尊步同到敝庄，有句话计较计较。”

那吴用还至书斋，挂了铜链在书房里，分付主人家道：“学生来时，说道先生今日有干，权放一日假。”拽上书斋门，将锁锁了，同晁盖、刘唐到晁家庄上。晁盖径邀进后堂深处，分宾而坐。吴用问道：“保正，此人是谁？”晁盖道：“此人江湖上好汉，姓刘，名唐，是东潞州人氏。因有一套富贵，特来投奔我。夜来他醉卧在灵官庙里，却被雷横捉了，拿到我庄上。我因认他做外甥，方得脱身。他说：‘有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买十万贯金珠宝贝，送上东京与他丈人蔡太师庆生辰，早晚从这里经过，此等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我今早正要求请教授商议，此一件事若何？”

吴用笑道：“小生见刘兄赶得来跷蹊，也猜个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许多庄客，一个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刘兄、小生三人，这件事如何团弄①？便是保正与刘兄十分了得，也担负不下。这段事，须得七八个好汉方可，多也无用。”吴用寻思了半晌，眉头一纵，计上心来，说道：“有了，有了！”晁盖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汉，可以便去请来，成就这件事。”

二

话说当时吴学究道：“我寻思起来，有三个人义胆包身，武艺出众，敢赴汤蹈火，同死同生。只除非得这三个人，方才完得这件事。”晁盖道：“这三个却是甚么样人？姓甚名谁？何处居住？”吴用道：“这三人是弟兄三个，在济州梁山泊边石碣村住，日常只打鱼为生，亦曾在泊子里做私商勾当。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个唤做‘立地太岁’阮小二，一个唤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个唤做‘活阎罗’阮小七。这三个是亲弟兄。小生旧日在那里住了数年。与他相交时，他虽是个不通文墨的人，为见他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因此和他来往。今已好两年不曾相见。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盖道：“我也曾闻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会。石碣村离这里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请他们来商议？”吴用道：“着人去请，

① 团弄——办妥、圆成的意思。